

<<2008文学中国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2008文学中国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6055629

10位ISBN编号：7536055625

出版时间：2009年01月

出版时间：花城

作者：林贤治,章德宁

页数：49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前言

序言或一种文字告白 文学是什么这首先是一个实践中的问题，而不是理论问题。任何一个作家，或是普通读者都绕不开这个问题，而事实上，他们在各自的写作和阅读中，通过不同的选择，已经对此作出不同的解答。没有一个绝对正确而且完备的答案。最优秀的文学教科书，顶多也只能提供一个大体合理的框架而已，其中的许多空洞，仍然有待人们通过不断地探索实践去填补它。

哥尼斯堡城头置放着一座铜碑，上面镌刻着一个一生在这城堡里度过的著名智者的这样几句话：有两样东西，我们愈经常、愈持久地加以思索。

## 内容概要

文学是什么？

这首先是一个实践中的问题，而不是理论问题。

任何一个作家，或是普通读者都绕不开这个问题，而事实上，他们在各自的写作和阅读中，通过不同的选择，已经对此作出不同的解答。

没有一个绝对正确而且完备的答案。

最优秀的文学教科书，顶多也只能提供一个大体合理的框架而已，其中的许多空洞，仍然有待人们通过不断地探索实践去填补它。

《2008文学中国》收录有2008年文学作品：长篇选载《夹边沟记事》，散文《向死而生》、《我印象中的许志英》、《拒绝遗忘》，随笔《与绞肉机对峙的身体》，中篇小说《等待莫根斯坦恩的遗产》等。

作品对于生活，观察细致、绵密，叙述朴素、从容。

平民风格，而有贵族气质。

## 作者简介

林贤治，1948年生，广东阳江人。

诗人、学者。

在他的写作中，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有影响。

他的《五四之魂》与《五十年：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》曾传诵一时。

他早年写作的《人间鲁迅》，以及不久前出版的《鲁迅的最后十年》，都曾引起广泛争论。

著有诗集《骆驼和星》、《梦想或忧伤》，散文随笔集《平民的信使》，评论集《胡风集团案：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》、《守夜者札记》、《自制的海图》、《时代与文学的肖像》、《午夜的幽光》；自选集《娜拉：出走或归来》；传记《人间鲁迅》、《鲁迅的最后十年》；选编有《绝望的反抗》、《鲁迅语录新编》、《野百合花》、《鲁迅档案：人与神》等数十种；评注本《鲁迅选集》（五卷）；主编有“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”、“曼陀罗译丛”、“曼陀罗文丛”、“流亡者之旅译丛”、“流亡者丛书”、“世界散文丛编”、年度“文学中国”系列、《散文与人》、《读书之旅》、《记忆》等丛书、丛刊。

章德宁，北京人，中共党员，大学毕业。

1976年参加工作，历任《北京文学》编辑部小说编辑、小说组组长及编辑部副主任、副主任、社长、执行副主编，副编审职称。

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。

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

主编长篇纪实文学《中国“左”祸》、《中国知青情恋报告》、《那个年代中的我们》，责编《内奸》、《我们家的炊事员》、《沙灶遗风》、《逍遥之乐》、《毛泽东和蒙哥马利》等。

其作品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、鲁迅文学奖。

## 书籍目录

序言,或一种文学告白选本的尺度、限界及其他写在2008年卷的前面夹边沟记事(长篇选载)杨显惠  
向死而生(散文)傅国涌我印象中的许志英(散文)董健拒绝遗忘(散文)王正儒与绞肉机对峙的  
身体(随笔)蒋蓝等待莫根斯坦恩的遗产(中篇小说)李浩圣火(外二篇)(散文)筱敏声音的分量  
(散文)冯小涓苏格拉底之死和希特勒上台(随笔)肖雪慧墓地(散文)王寅米勒,米勒,你听到钟声  
了吗?

(随笔)殷红远雷(散文)范晓波骄傲的皮匠(中篇小说)王安忆没事你就看看河流(短篇小说)林  
雪儿奔跑的骨头(短篇小说)阿舍婚姻过去式(节选)尧山壁六月最后的日子(外一首)子川诗三首  
姚风想起智利的蝴蝶(外一首)张洪波母亲(外一篇)玄武还乡(外二篇)周蓬桦风吹在贴着纸的墙  
上(散文)吴佳骏工作与时日(外一篇)赵柏田郑小琼诗文选(三篇)聂尔散文选(三篇)塞壬散文  
选(三篇)等待父亲去世(散文)书拉密汴河,汴河(四首)李成恩给母亲(诗)柳宗宣我们在逃难  
(外一首)解站在村口的铁匠(诗)雨田那些忧伤的年轻人(外一首)杨勇诗二首刘大程咕噜雁(诗  
)于贵锋我愿意(诗)南子断片风景(外一首)卢枫国外文学大事记(附录)陈壁生

## 章节摘录

夹边沟记事（长篇选载）杨显惠 逃亡 高先生，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谈吧。昨天您谈了一段您和牛天德之间的故事，是很动人的，后来您逃跑了，跑回老家去了。今天我想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逃跑的——逃跑的过程。我访问过许多在夹边沟劳教过的人，有几个人讲述他们逃跑的历程。也是很动人的。

我想，您的逃跑的路上也会有许多曲折、危险和艰辛。

我在高吉义先生花卉医院的斗室里那把小板凳上坐定之后，对高先生说。

我这是第三次采访他了。

第一次他就概括地谈过他开设花卉医院的经历了：他是1957年在位于中央广场的兰州市中医门诊部定为右派的--那时还没有兰州市中医医院——1978年落实政策，兰州市卫生局安排他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，医院的领导要他重操旧业当医生，他没有同意。

他跟医院领导说，自从定为右派之后，他已经二十几年没当过医生了，在医学迅速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再当医生，他只能是个庸医，而庸医是要害人的。

医院领导问他，那么安排你干什好呢，去做个按摩师行吗？

他也没同意，他说，我恐怕连个按摩师都当不好；你看看我的手，我这是当农民种地当木工拿锯子的手，能去给病人作按摩吗？

你们就随便安排我当个工人吧，烧锅炉呀，扫院子呀，都行。

只要给我发工资就行。

医院领导面露难色：那哪行呀，你是医生，国家干部，我们要是安排你当工人。

市卫生局会批评的，说我们落实政策的工作没做好。

他的工作安排问题拖了几天：领导看他真不愿当医生，就想安排他当个行政科科长。

领导也是好意，觉得他受了二十年苦，给个官当吧，也算是补偿。

可他坚决地拒绝了领导的好意，说，当官的事我是坚决不干的，你们就叫我当工人吧。

他自告奋勇自我推荐说，我给你们养花吧，就当个花工；咱们医院里光秃秃的，一块草坪也没有，一盆花也没有，这哪像个医院呀。

当时医院领导的心动了一下，因为市政府绿化委员会已经几次批评过医院了，绿化工作做得不好；医院正想在绿化上花点钱。

医院领导问他，你会养花么？

他回答，我打成右派从夹边沟跑回陕北的老家之后专门务劳果园，种过花。

他看领导有点动心，就又说，你们只要买点木头，什么事就都不要操心了，我自己盖花房，我保证三年之内叫咱们医院评上绿化合格单位。

领导看他真的不想当官，愿意去养花，就很痛快地答应了，并说，你还是干部编制，科长待遇。

高吉义在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养了十几年花。

他叫领导买了几方木头，自己解板子，自己盖花房。

他报名参加了一次北京《花卉》杂志举办的培训班。

他建起了一个很好的闻名遐迩的花房，把兰州各单位花房的名贵花卉引进了第一人民医院的花房，把市场上最为时尚的品种引了进来。

医院各科室办公室摆满了四季花卉。

仅一年的时间，市人民医院的门口挂上了市绿化委员会颁发的牌匾……当年整过他把他定为右派而现在是高官的人都来他的花房参观，向他要花……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涌来的时候，他又向领导建议把花房推向市场，自负盈亏。

他在五十八岁的时候申请退休，受聘于崔家崖的一家花卉生产基地。

后来花卉基地易主，他因看不惯新主人的霸道愤而辞职，自己开设了这个简陋的花卉医院。

因为名声远播，几家花卉公司的老板来请他，愿出高薪，但他拒绝了。

他告诉我，从夹边沟出来之后，他就立志永世不当干部；离开崔家崖花卉基地之后又下了决心：不受

雇于任何人。

他说，现在不缺吃不缺穿，不担惊受怕，不逃亡不怕公安机关通缉追拿，开个花卉医院给不会养花的人讲讲养花知识，一天挣个十元二十元或是三十元，真是逍遥自在……高先生仍然坐在那把铺着棉垫的高背椅子上，他的左手放在堆满瓶瓶罐罐的桌子边上，把他农民样的脸朝着我。

他是五十年代的中专毕业生。

他还不算很老，才六十四岁，脸上皱纹不多。

但一条横贯前额的抬头纹很深，像是刀子刻出来的沟壑。

他的面孔总是给人很严肃的感觉，皮肤粗糙，少有笑容。

他也笑，但笑容还没在脸上荡漾开来就突然凝固，笑声戛然而止。

他的脸上，只有那双眼睛很有特点：很黑，很亮，显出智慧、机灵、严峻和柔和的神情。

嗓门干巴但却洪亮。

他久久地用黑亮的目光看我，干巴巴的声音说，逃跑的经过嘛，那确实是惊险、曲折……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嘛，那是十一月初的一个深夜，也就是牛天德到我的窑洞里来托付后事之后的三四天……不，不，我记错了，不是深夜，是七八点钟的时间。

我那时没有表--原来有一块的，是梅花表，到夹边沟不久就叫分队长收走了。

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我在农业队劳动，分队长叫陈风林。

陈风林是商业厅的一名科长，积极得很，为了向领导邀功，对下边的人很严厉。

是他有一天把我逼住，叫我把表抹下来交给他。

我说为啥把我的表收走，他说防止我逃跑--但我从开过晚饭后间隔的时间估计，那时也就八点钟的时间，我提了个棍，穿上一件棉大衣，悄悄地出了窑洞，往明水河车站走去……说到这儿，高先生停顿了。

他似乎是在努力地回忆什么，又像是思考，俄而又说下去：到了车站列车还没来。

我早就打听好了，从那些酒泉、玉门和嘉峪关来探望丈夫的妇女们嘴里我早就探听好了，夜里九点钟左右，有一趟从西边开过来的慢车在明水河车站停车。

我就在那儿等了一会儿，等着列车进站……我打断高先生的话：我听说晚上有人巡逻……对，你说得对，是有人巡逻，但那天我走的时间早，天黑不久就走了，巡逻的干部和分队长们都是八点半钟才出门巡逻或者追捕逃犯的。

从明水的山水沟到火车站才五六里路，半个小时就能走到。

他们去车站截人，或者追捕某某人，都是车快进站的时候才赶到车站去。

他们知道，人只要是逃跑，那都是计划好的，在路上很难截住：人家随便往哪个沙堆子后边一藏，他们就找不着。

但他们知道，逃跑的人总是要到火车站去买车票的，火车进站前总要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的，总是要上火车嘛。

他们就在你临上车时抓住你。

抓住了逃跑的人，回来就升级--因为逃跑罪加一等，正式逮捕，五花大绑或者戴上手铐送到饮马农场劳改；最轻的也要关禁闭、开批斗会，然后送到严管队去。

因为走得早，我那天运气好，没遇上巡逻的。

那时候买火车票是要介绍信的，我没介绍信，也没有钱，就没进候车室，只能在路基下边的黑暗处趴着。

等待时机。

你遇到狼没有？

我又一次打断高先生的话说，你昨天不是说了吗，明水农场因为死的人多，周围狼也多，成群结伙地跑到坟地吃死人，也扑活人。

你没遇到狼吗？

狼，你说狼吗？

高先生怔了一下，说话也停顿了一下。

狼，我是碰见了两只。

## &lt;&lt;2008文学中国&gt;&gt;

那天夜色很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我专门选的这个日子。

我看见了两只狼的眼睛，眼珠子绿莹莹的，也隐约看见了狼的影子，可是它们没有扑我，没有靠近我。

可能它们看见我手里的棍子了，怕我。

也可能那两只狼吃得太饱了，不想吃我。

你没害怕吗？

也没怎么害怕。

那时间我虽然浮肿了，但我到底年轻，手里提个棍，一两只狼我还是能抵挡得住的，它们对我还下不了手。

你走过去它们也没追你？

没追。

可能狼看见我手里提的棍了。

高先生回答完我的问题又接着说下去：等了一会儿，火车进站了。

当火车头上的大灯从候车室和票房前掠过的时候，我看见没有站台的路基上没有几个上车的人，也看不见有追捕者。

只有一两个手提信号灯穿蓝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。

车停下了。

火车车厢的门一个个打开了，车厢里灯火通明，列车员下了车站在门口。

这是上车的好时机，但我趴着没动。

我没有车票，怕走到门口列车员不叫上车，也怕像我一样躲藏在黑暗处的追捕者扑上来把我抓住。

后来，列车员上车了，车门关上了，有个提信号灯的人往车头车尾摇了几下，火车鸣地鸣了一声笛，就听咣啷一阵响，车开动了。

这时我才从黑暗里一跃而起，急忙跑上路基，一下子扑在列车门口的台阶上，我的一只手抓住了门旁的铁扶手。

我估计车站值班员没有看见我。

他要是看见了，给车头发个信号，车就会停下。

那是我最害怕的，我就跑不了啦。

可是车并没有停，而是加速了，越驶越快，一眨眼的功夫驶过了扳道房。

过了扳道房我就放心了。

我挣扎着在台阶上站了起来，手紧紧地抓住铁扶手，把身体贴在门上。

门是锁着的，也看不见列车员，我就开始用拳头砸门。

在呼啸的从巴丹吉林沙漠刮来的寒风中，在列车卷起的风声中，在列车咣当咣当的响声里，我的拳头砸在门上的声音太微弱了。

列车员已经走进车厢去了，或者是到他的乘务员室休息去了，根本就听不见我砸门的声音——再说，我也不敢胡来，真要是把玻璃砸碎了，我就是进去了，也没钱赔人家，那就麻烦啦。

但是，我必须砸门，砸到列车员听见。

我不能总在门口站着：我已经冻僵了，我的手抓不住扶手了，时间一长我会坚持不住的，就会掉下车去摔死，或者卷进车轮下边碎尸万段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